

莊子釋意

□ 13
1435
4-1



陳合魁

北地子集

文粹堂藏

北地子集

同

文



騷合刻

歸震川先生原評

莊子釋意

文粹堂藏版

莊騷合刻序

昔人謂不讀周秦以下書周秦以上則莫如南
華離騷夫南華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然詩
騷同原其理易明南華之所以合於易者何也
豈非以易明天道之自然推本於太極無極莊
子好言天而樂稱無物之始其意有合焉者歟
二子生戰國末皆楚人其地同其時又同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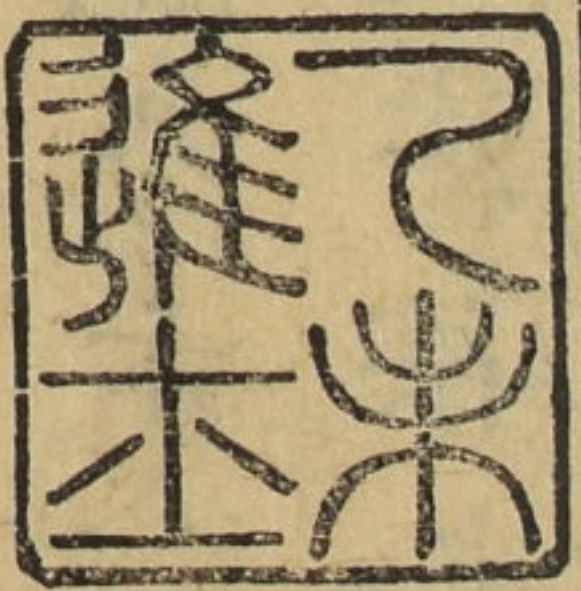
之原於六經者亦無不同宜其開文章之千古
而後世之以莊騷並稱也夫文章正位不貴概
為直指反成滯義所引人入妙者多在寓言騷
之美人香草亦寓言也寧獨莊乎吾家孟序昆
仲董帷鄭帶克紹先志而難弟次辰以天下已
任孟序則卓犖英奇情致瀟灑與莊騷文相近
每喜而賞析之已已歲適高子素蟾同事談鋒

所及輒在二書惜坊中久無善本遂將諸家註
釋登其簡要益以已見粹就乃示余斐然心目
此真經傳之羽翼而後學之津梁也竊有進者
郭象註如所聞闕奕游鳧諸篇業被刪落考展
季與孔子了不同特盜跖漁父誕也奚疑坡翁
辨其偽何不并讓王說劍等篇去之未嘗非刪
訂之遺意莊又半取於列俱老聃之弟子列因

莊而益傳宋玉亦屈之弟丁也當取宋之九辨
小招而并附之屈不孤矣識者以為然否

康熙二十九年歲庚午花朝後三日金壇曹鍾

浩題



甚矣註莊之難也 大人有言曰余自少便好讀莊老書經史
而外輒手錄南華一編時時繙閱雖甚寒暑無能輟余好也然
余於是編自謂覃思頗久於諸家評釋自謂採輯頗勤而中年
以來欲求一善本之稍合余意者卒不可得何者註莊自郭象
外前後凡數十家而其實辭愈繁旨愈晦究之莊本未嘗晦也
人各自為註則亦人各自為莊宜其晦焉耳矣已巳歲余始得
素蟾高先生所藏本其間載歸震川先生評語甚悉余伏而讀
之如撥雲霧掃落葉竊謂得是書而從前之註莊者盡可廢因

急取而梓之夫南華非癖書比也以震川之才學而猶汲汲焉
肆力於莊若輩其無意乎時家權年未及冠讀其書茫乎弗之
解也嗣後頗能熟其句讀而諷誦之餘亦徒驚其文之洗洋恣
肆而已今更研竅於所刻之編因文以求釋因釋以求意覺向
之茫乎未解者且稍稍其有得矣然此編授梓已久僅存篋中
未及行世意欲公之同好而家所藏板十已不獲一二兼之歲
久剝蝕字畫間亦間有模糊不甚可識者因與家弟鳳采重加
考訂去其朽蠹補其殘缺評釋則悉照原本未敢妄以己意增

減一字雖緣固陋蓋所以導人之命也亦屈之與莊固甚
不相類莊以放曠屈以窮愁莊以輕身肆志自全其天屈以守
正抱忠不免於死情事殊出處異而其文之瓌瑋則均也釋莊
及騷因併於約註致慎焉是亦慎於註莊之意云爾

男

家權

鳳采

謹識

莊子釋意序

人貴讀書然非讀之難能知其意之難也
司馬子長博極羣書而尤樂稱道德及傳莊子
既謂其學無不闕復言其散道德放論要歸本
於老子今觀莊子卒篇歷敘道術自次於關尹
老聃之後而別為一宗則子長未為知莊子者
也蓋徒得其文辭焉耳讓王盜跖說劍漁父蘇

莊子釋意序一
子瞻謂其文不類必為後人竄易當去之以合於列禦寇之篇子長乃據以為詆訾孔子則於文辭猶若有未盡得者何哉子長尚如此甚矣夫讀書而知其意之難也古今註莊其傳者數十家首推郭象郭之註逍遙遊也以為小大各足其分斥鷃鯢鵬同一逍遙也其於莊子小知不及大知之義無當矣而世且以郭註自可單

行又何耶是并郭註亦未能讀也吾鄉高素蟾先生少喜讀書老而不倦其生平尤好讀莊子沉思研翫不無苦心竊憬然嘆曰此覺迷入道之言人不可一日不觀非獨文辭之瑩瑋也嘗客宿遷與陸瞻岐逃夫徐壇長諸子遊壇長請先生講莊子閱數年先生集為完書書成名曰莊子釋意携其本以歸余得見之或仍往說或

取已見文約而旨明余懼夫先生搜輯覈註之勤而久之或且失其傳也乃繼先生之志著七篇大義於首節分編次力加考訂爰命梓人公之當世然先生之於莊子也務求其意不屑屑於文辭終身好之但離其句讀而已余詢其故先生曰莊子不云乎語之所貴者意也得意則忘言且吾見評莊子者多矣其善者惟太僕震

川耳震川自謂讀書萬卷而得力於莊周余遂求獲而附刻之以見世之工於文者其留心於莊子如此固非謂莊子之意盡於文辭而已也康熙己巳秋八月上浣金壇曹同春序并書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水

田子方

知北遊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莊子釋意

歸震川

高秋月素齋集說

金壇

曹同春孟序論正

曹

家權開遠

重訂

鳳采亭山

逍遙遊

逍遙廣大自得之意遊者與道遊也蓋聖人無我心與道遊則自然廣大衆人爲形骸所累役役於行名榮辱之間甘爲世用以入困苦之場豈知聖人之心超然物外廣大自得者哉故首以鯤鵬斥鴳爲喻而曰此小大之辨明小之不及知大也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許由讓天下神人不以

莊子釋意

內篇

天下為事堯見四子宵然喪其天下此皆忘已忘功忘名者
所以明其大也或者疑其大而無用故又以大瓠大樹喻之
言大則不當小用無所可用則無所困苦而與道遊是其所
為逍遙者也此篇之義實該內篇見其大則無我無物而物
論齊矣無所困苦則神全精一而養生得矣遺名去智則物
莫之傷而人間可處矣至人無已則外其形骸而德充于內
矣逍遙自足則生死俱忘而天人一矣凝神自化則無為而
治而混沌全矣
北真篇法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天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

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
也海運動也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
記怪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周六月夏四月也盛陽特
也澤中陽談塵埃也日中息者造之以息相吹動也此言太
一氣之奮馬者塵埃也游塵生物之以息相吹動也此言太
鼓動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
若動則已矣當如是非云鵬在上而視下也亦
震川曰野馬至已矣言積氣之厚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處
上

至子澤意

內篇

二

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
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始厚
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墮折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言風小不
敢輕舉
懸山云此節總結上鵬變化圖南之意
與鶯鴉笑之曰我決血起而飛而飛捨也突榆枋時則不至而
控也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之行喻之適往莽蒼
一望也者三飡而反一飯腹猶果然也飽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
里者三月聚糧况鵬飛之遠而無程程根如此之二蟲又何知
懸山云此喻小知不及大知謂世人之不知聖人之大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一 月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木者以五百歲
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此大而彭祖乃今以久壽特獨聞眾人匹之亦悲乎世人但
以彭祖較大椿人可悲矣
震川曰蜩鴳至悲乎言小不知大
湯之問棘夏革湯相也見列子也是已窮髮不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
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也長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
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風而上者九萬里

莊子翠意

內篇

三

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
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震川曰。以上明大小之分。以小形大。非小大各適其適也。
懸山云。前引齊諧以証鯢鵬之事。此又引湯之問棘以証小
知大知之事。蓋言小知不及大知之說。即湯之曾問于棘者
是也。故又引而証之事同而意別也。下文即明小大之不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合一若而徵。信一國者。其自視
亦若此矣。如斥鴳之笑。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內。小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
已矣。彼其于世。未數數然也。言此榮辱所以能忘毀譽者。但難
然猶未有樹也。樹立也。但能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之意善也。
旬有五日而後返。彼于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
所待者也。以列子雖能忘禍福。未幾而後生。若夫乘天地之正。性
之。本而御六氣。而陰陽之辨。與變同乘。天地之心。是乘大道而遊者
也。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于外哉。待故曰。至人無已。神人
無功。聖人無名。

在子釋意

內篇

震川曰。以上推到大人身上。

燕山云此以上俱是寓言下乃指出忘已忘功忘名之聖人
以証之

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
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
而我猶尸也注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
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
乎鷓鴣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取足一歸休
乎若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巫祝不越尊俎
而代之矣言不能棄而代汝也

震川曰以上言大人所樹

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

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去聲過當也不近人情焉連叔曰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山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體淖約若處子守不食五穀及風飲露以天乘雲氣御飛龍與

化而遊乎四海之外超脫人世其神凝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和氣

及所吾是以狂誰而不信也連叔曰然不信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

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音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

之是其言也此言聾瞽猶時是也也也之德也神將磅礴萬

物與萬物混以為一世。薪乎亂。世求神。孰與之。馬以天下為事。
 而為一物。莫之傷。無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而不熱。是其塵垢。地。糠。其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尚能成。堯。孰。
 肯以物為事。
 宋人資貨。買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
 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
 自失。喪其天下。馬。猶章甫之。
 之貌。喪其天下。馬。猶章甫之。
 襄川曰。以上言大德之人。
 愁山云。人以莊子所言大而無用。但人不善用。不知無用之。

用為大用。故下文假惠子以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
 水漿。其堅也。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與。其。而。濇。也。無
 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掇之。擊。碎。莊子曰。夫子固
 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泝。泝。也。泝。漂。
 統。統。也。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為泝。
 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
 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
 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為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

莊子釋義

內篇

六

五石之瓠。何不慮疏作瓠繩以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短曲不暢之草非直達者也

震川曰以上言用大

慙山云此言不善用其大尚未明無用之用故下文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石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棄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狸狌野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物之出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機辟死于罔罟今大

蔡牛旋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

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言至人無用而遊于大道之鄉則不夭行任坐卧樂有以保地又何患焉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震川曰以上言大以無用為用

慙山云以小知求名求利之為患似狸狌之不免死于罔罟若至人無求于世固雖無用然以道自樂得以終其天年豈不為全生養道之大用是則無用又何困苦哉此可以見莊子心中自得如此豈小知之人所能知乎

而况儒墨是非之間乎且以死生言之自始而終本一條也而衆人悅生惡死橫分為二觀于夢覺夢不知覺不知夢各有所適則生不知死不知生死亦未嘗不樂也知生死之本齊則天下無有不齊者矣特患執我見耳故喻之以幻景終之以物化蓋喪我則我無非物無非我此所謂道通為一者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虛嗒焉解體似喪其耦忘身也身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忘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息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吾者真我喪我忘汝知之意乎汝知之

意乎汝知之 慙山云以喪我發端明世人是非皆是我見欲齊物論必以亡我為第一義也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取問其方問三籟子綦曰地籟夫大地意去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音長風山林之其方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音長風山林之其方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音長風山林之其方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音長風山林之

生乎澤意 內篇 九

斗者讓者突者聲之吹者若犬吠前者唱于聲而隨者唱獨
重冷風則小和飄風大則大初聲皆風厲也風濟也則衆竅為
虛也無聲而獨不見之調之刀之乎草木搖動之貌
震川曰風一也聲隨竅異言出心竅亦然道一而已
于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簫管是已更問敢問天
籟于恭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之非有使怒者
其誰邪

慙小云天籟者人人發言之天機也大道本無形聲托造物
一氣散而為萬靈人各得之而為真宰者如長風一氣而吹

萬竅也以人各以所稟形器之不一故各各知見之不同非
如衆竅之聲不一故曰吹萬不同人人迷其真宰之一體但
認血肉之軀為已身以一偏之見為已是故曰使其自已謂
從自已而發也怒者鼓其發言之氣也誰者要觀此言畢竟
從誰而發也但知言從已發而不知有真宰主之若不悟真
宰則其言皆是我見故欲人返觀內照言語聲音之所自發
畢竟是誰為主宰若悟此真宰則外離人我言本無言人何
是非堅執之有哉此示人以齊物論之功直造忘言之境也
大知閑閑辨其小知間間細其大言炎有氣小言詹善分
析也

莊子釋意 內篇

其寐也。魂交。神不。其覺也。形開。受諸。與接。為構。日以。心。開。心。真。無。一。念。縵。者。比。下。形。空。境。交。害。者。險。密。者。秘。小。恐。喘。喘。心。作。之。停。也。縵。不。伴。為。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司。是。非。其。留。大。恐。縵。不。伴。為。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司。是。非。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詛。盟。之。在。人。心。如。其。殺。如。秋。冬。以。箭。之。疾。其。留。也。自。夜。真。性。其。弱。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沉。溺。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智。老。而。深。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反。溺。其。厭。也。如。緘。喜。怒。哀。樂。慮。歎。變。情。不。熱。一。係。于。姚。佚。放。啓。情。之。態。飾。之。樂。出。所。發。人。人。執。之。至。死。不。悟。物。論。之。不。齊。者。此。也。懸。山。云。此。節。言。世。人。未。明。大。道。未。得。無。心。凡。所。出。言。皆。機。心。

虛。蒸。成。菌。倏。忽。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前。誰。為。之。前。動。不。知。已。乎。已。乎。辭。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前。云。怒。者。誰。發。不。知。所。由。以。生。此。即。指。之。真。宰。故。云。且。暮。得。此。非。我。無。所。取。非。以。我。承。受。真。宰。是。亦。近。矣。初。不。而。不。知。其。所。為。使。言。真。宰。乃。天。機。之。主。承。受。真。宰。是。亦。近。矣。初。不。而。不。知。其。所。為。使。然。而。不。知。其。所。為。使。之。體。自。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言。朕。兆。也。求。之。而。不。得。其。朕。兆。也。故。可。行。非。日。用。無。已。信。無。假。而。不。見。其。形。但。求。其。形。容。耳。有。情。而。無。形。但。無。形。狀。耳。慈。山。云。以。上。言。真。宰。是。無。形。今。為。有。形。之。主。若。欲。悟。此。須。將。自。已。形。骸。一。一。照。破。全。是。假。我。超。脫。有。形。乃。見。無。形。真。宰。之。

孟子釋意

內篇

十一

妙故下文發之即篇者喪我之寶也
百骸九竅六藏為六門賅也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若以一骸為
不屬我矣若云皆親則有多我畢竟其中誰為汝皆悅之乎其
我者所當細觀而皆親之乎抑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官骸各
有私焉其無所親而獨私者乎抑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官骸各
豈各據其尊而有親而臣妾不足相治也抑借于他官乎
為之臣妾者乎其相為君臣乎無一定之主乎臣而真有存焉若皆無主
其必有真君存焉既有一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君在我人何不自求之耶天然具足人若求之而得其實體在
言此真君本來不屬形骸而真君亦無所增益即求之而不得
真君亦無所增益即求之而不得真君亦無所損即所謂不
增不見此理具存乃本然之性真也

也
一受其成形一真君本來無形自不亡以待盡則不暫亡只待與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真君為主而人
不知所養聽其與外物相構如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終身
不知披靡往而不返可不悲乎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
為何事爾音然貌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
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心盡而此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
固若是芒無知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憨山云若此者由其迷之也深顛倒于是非而不覺也故下

生行釋意

內篇

十二

文明之

夫隨其成心現成本有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人人共有此心
 師之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即日夜相代于前者自取
 也乃至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未悟本有之真心而
 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此如惠子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
 有所謂未得為得強無有為有欺之人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
 獨且奈何哉言雖聖人亦無之奈何
 夫言非吹也前此但明世人不悟真宰但執妄見所以各各不同
 言者有言心乃有機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殊未可定也是非果有言

耶其本幸有言耶人試逐細本來有此耶亦嘗有此言耶
 以為異于敷音亦有辨乎其無辭乎人若逐觀言語如敷音時
 此則有辨論乎無辭論乎
 慾人發言當下自逐觀也

慾山云向下方指出是非之人乃迷真執妄之流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道為何不明言惡乎隱而有是非言不明而何
 有是道惡乎往而不存道惡乎往而不言惡乎存而不可存惡乎
 非耶道隱于小成者小故大道不彰言隱于榮華以言不我道
 不可道隱于小成者小故大道不彰言隱于榮華但涉浮華故
 至矣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儒墨之所非是乃
 之非而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無定論苟欲
 儒以為非內篇

是其所以非而其所是莫若明

于大道則了無是非之辨矣

非耳

物無非彼物皆物無非是物皆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人不知但執是所以。而自知故曰彼出于我之非蓋出是亦因彼之非由人不自不能。能是是非也。

慈山云下文發明是非本無特因對待而有

彼非彼是。我方生之說也。方生以明是非對待與之無二。方。期無有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是非對待與之無二。方可方。

方不可方。因是非。因非。因是。此是因彼非彼非。此是

以聖人不由非之迹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而獨照明于天。然

其真是故曰亦因是也。照

破即無對待故下文發之

慈山云此即老子之人法天。照之于天則悟我之是即彼之

亦彼也。彼亦是也。承上照之。于天則悟我之是即彼之

非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如此互觀則果且有彼非是。我

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坦。然。一。際。則

亦道妙之樞紐也。即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環中虛也。應無窮。是

孝

內篇

十四

一釋意
子聖人照彼則了無是非自然合乎大道應變無窮而待其妙
矣自
庭皆由一以明耳此欲人悟明乃為真是也則物論不待其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
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當時
龍有白馬指物之辭。離形名而言之以喻其非指非馬之為確切。天地亦
如一指為物亦如一非指非馬喻其非指非馬之為確切。天地亦
可以彼我分形名別乎。
懸山云此一節發揮聖人照破則民絕是非天地萬物而為
一下又釋為一之所以

可乎。可人以為之。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不分別也。物謂之
而然。惡乎。然者何耶。然于然。中之為已。心惡乎。不然。何而
不然。于不然。人心所以不為然。然耳。物固有所然。物固
有所可。而在彼。有不可。物無不然。物無不可。者天定之。物
故為是。舉屋與楹。柱。屬。與。西。施。恢。大。悅。詭。詭。異。道。通。
為一。以道眼觀之。了無長短。美惡之相。一物論其分也。成也。載如
木為器。在器為其成也。毀也。于器則毀。凡物無成。無毀。復通為
一。成木為器。在器為其成也。毀也。于器則毀。凡物無成。無毀。復通為
無成。無毀。以觀此而觀萬物。又何是非之有。
懸山云下文方指歸于道

左一釋意

內篇

十五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惟達道之人知萬物本
用已足但寓諸庸也。庸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通
之情因之是而巳。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通
人之志故能適得而幾矣。能適于得則因是已。達者通于一雖
忘懷自無得。而不自知。是如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則至無
此物。因是乃為真。是也。如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則至無
此謂之懷則不知其所以然。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則至無

一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未達大道。勉強以已見
同也。則真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
狙無異矣。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

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狙公亦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聖人和同是非而
因之耳。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聖人和同是非而
休止乎。是之謂兩行。是者可行非
天均乎。是之謂兩行。是者可行非

非而後則漸失之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真知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不可以加矣。本極無物以前加也。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雖不能無物然猶未始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
是非也。雖有封而無人之我之相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
是非也。雖有封而無人之我之相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

也。是非彰而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獨好也。愛為我執之。小。大道喪矣。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獨好也。愛為我執之。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惡苟以道眼觀之。愛無有成虧。則是非自泯矣。

慈山云。由所成者小。故世人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乃以

三子發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善鼓琴者。以琴成其業。後其子不能鼓琴。是虧昭氏之鼓琴也。其名矣。若不以此業則其子亦未有虧其名也。昭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擊節以惠子之據梧也。惠几三子之知幾幾盡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為其事惟其好之也。以異于彼。求異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求顯非所明而明之。非所當明。故以堅

白之昧。終是以惠子終于堅白。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

成。昭文之子學。若不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言惠子而不可謂

成。謂之。若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皆無成也。成若是我與我皆

是未成。是故滑疑之擢。聖人之所圖也。滑者與物混疑者不獨

者。乃聖人為是不用。已不執而寓諸庸。庸此之謂以明者。乃此

也。謂之。所圖也。為是不用。已不執而寓諸庸。庸此之謂以明者。乃此

慈山云。此之謂明。已結前文。夫言非吹也。以來一章之意。以
下又從滑疑之聖人。上立論以明聖人無是非。因是而已。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與是聖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類不類。因其類者以為不類。則與彼聖無以異矣。

特論本無是非之大同發明大道之原也。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地之無名。天有未始有始也者。有始亦

謂之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妙此未始有亦無即玄之又玄。衆

有有也者。天地人物即有無也者。道此就有形以推有未始有

無也者。此言有形出於無形而大道體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也者。無言有無俱無此言俱俄而自矣。大道體中了無名相

也者。無言有無俱無此言俱俄而自矣。大道體中了無名相

有無而不知誰使之也。前云若有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真宰而不知其所為使。即此意。有無誰使之為有無耶。所謂若也。大道體中有無不玄。即今之有無。尚無安有是。非之。今我則既有謂矣。已於無言之中而有言。說矣。但論然我既辨我。今我則既有謂矣。已於無言之中而有言。說矣。但論然我既言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我言其果有言耳。出於天機了無是非之相。世人但觀我無言之言。則是非自民矣。言說乎。果無言說乎。若悟此無言之言。則是非自民矣。慈山云。前釋言非吹也。蓋有機心之言也。今已說至忘言玄同之處。則雖有言。乃從真宰而發。是無言之言也。若會無言之言。則忘言而歸一致矣。故下文重釋忘言歸一大小玄同了無是非如是乃真是也。

莊子卷之九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
以有形而視之則虛無之始也夫天地與萬物皆備於我而
秋毫之末與泰山之始無異也夫天地與萬物皆備於我而
而與無始同原彭祖乃無始中之一物耳何是非之有乎我
之別乎如是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何是非之有乎我復何
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更復何言
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安得有無言謂一與言為二稱謂
已為二與一為三又言成三矣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况
其凡乎無窮不可往相待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
乎無適馬因是已適彼故也若無適馬則安心于未始有已前
而湛然常一矣

慙山云此明妙契玄同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安心于大道不
起分別則了無是非此乃真是故結之曰無適馬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人我界限言未始有常是非之相為是而有
也只因執一足字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
競有爭此之謂八德也皆因對待而生
慙山云前云大道本無是非非不知從何而有只因此是
字為病根耳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以非耳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不論其大綱而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治世之
不議其詳細而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治世之
在子罕意
內篇
十九

莊子雜意

議其名分品節之詳而故分也者有不分也。所則必有辯也者。不辯其是非曲折。何也。聖人懷之付之。但無言之而衆人辯之。有不辯也。所不及辨。曰何也。聖人懷之付之。但無言之而衆人辯之。以相示也。示于人。夸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辯者不善者不。憇山云。言聖人心同太虛。即六合內外之事。未嘗不知。但懷之而不辯。以顯好辯者。其實未明大道也。以下重釋不言不辯之義。

夫大道不稱。道本大。辯不言。大仁不仁。無心。大廉不廉。同。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非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則不周。廉清而不信。實也。矯勇伎而不成。血氣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本自。

因虛漸入于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止其。所不知。地乃為至。方而不可行。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止其。所不知。地乃為至。也。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言所不知。道。魁之。環中以應無窮。故曰。此之謂天府。言所不知。地乃為至。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曰。葆光。南面而不釋然。故昔者堯問于舜曰。我欲伐宗。國。膾。胥。敖。國。南面而不釋然。不能也。其放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微細若不釋。忘也。何哉。念不足為昔者十日並出。震旬日。朗也。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予日者。予。細微乎。自此以下。二節。明聖人不知之。至乃。起出生死之人。非常情可測也。

莊子內篇

詰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知則落偏見。不知則寓渾同。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緇然乎我。木處則惴慄。恠然乎我。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草也。且蜈蚣甘帶。也。鴟鵂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狖與類。形以為雌。麋與鹿交。鱖與魚遊。與魚遊而孕。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於懸。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詰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溢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言物不能傷。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慙山云。下文說齊死生以夢觀。世人則舉世無覺者。以顯是非之辯者。皆夢中說夢耳。瞿鵲子問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心無謂。有謂不言。而合道無謂。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物夫子子以為孟浪。不實不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

莊子內篇

齊物論

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感也。而立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早計。才聞此言。即行。以見卵而求時夜。見。禪而求鵠。久矣。太早計。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孟浪故以為。早計。故以妄聽。則為奚也。何如。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胸合。而為一體。置其滑昏。以隸相尊。令其亂昏。隸者。隸後。屬而相貴。賤高。衆人。役。聖人。愚。苞。衆人。後。徒。勞。聖人。無心。于參萬歲。而一。成。純。聖。八千不死。世。故。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故。聖。人。本。不。見。有。是。非。歷萬歲。而無二。故。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故。聖。人。本。不。見。有。是。非。相。因。蘊。猶。因。也。萬物。則。無。不。齊。之。事。不。惡。乎。知。悅。生。之。非。感。耶。子。惡。于。知。惡。死。之。非。弱。衰。自。切。之。事。不。惡。乎。知。悅。生。之。非。感。耶。子。惡。

于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湯。生。于。也。晉。國。之。始。得。之。也。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得。免。生。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者。且。而。因。獵。以。未。覺。乎。大。也。夢。方。其。夢。也。且。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知。迷。不。覺。而。後。也。其。夢。也。且。有。大。覺。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也。然。知。之。自。知。以。君。乎。牧。乎。指。自。賤。也。慈。山。云。此。通。固。哉。固。也。怪。丘。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甲。詭。也。固。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其。名。為。甲。詭。也。怪。

莊子卷之... 內篇 二十

慈山云此節明至人所以超于生死而遊人世者以觀世間

如大夢死生如夜旦爰樂如夢事迷中說是非如夢占夢迷
中正是非如白日說夢事總而言之皆在大夢之中耳若非
至人照破誰知此是大夢耶愚者竊自以為覺豈不陋哉自
古以來皆夢中說夢之人耳即我此說亦在夢中無人証者
必待後世有大覺之聖方知我今日之夢說不妄也莊于此
論極為痛切而八聖工夫亦即于此可見矣。此結前執是
非之論以下反覆發明此意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之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
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俱在夢則人固受
其黜音闇不明吾誰使正之。言彼聞爾我之辨者都被瞞了使同
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是汝一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
既同乎我矣。是見識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
我與若矣。則各別所見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
與若矣。則不殊所見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
夢中說而待彼也耶。直待大覺之聖人方能了然明白不然亦
何謂和之以天倪。道之實際也。曰是。不是。然。不。然。下。解。在。是。若
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

莊子釋意

內篇

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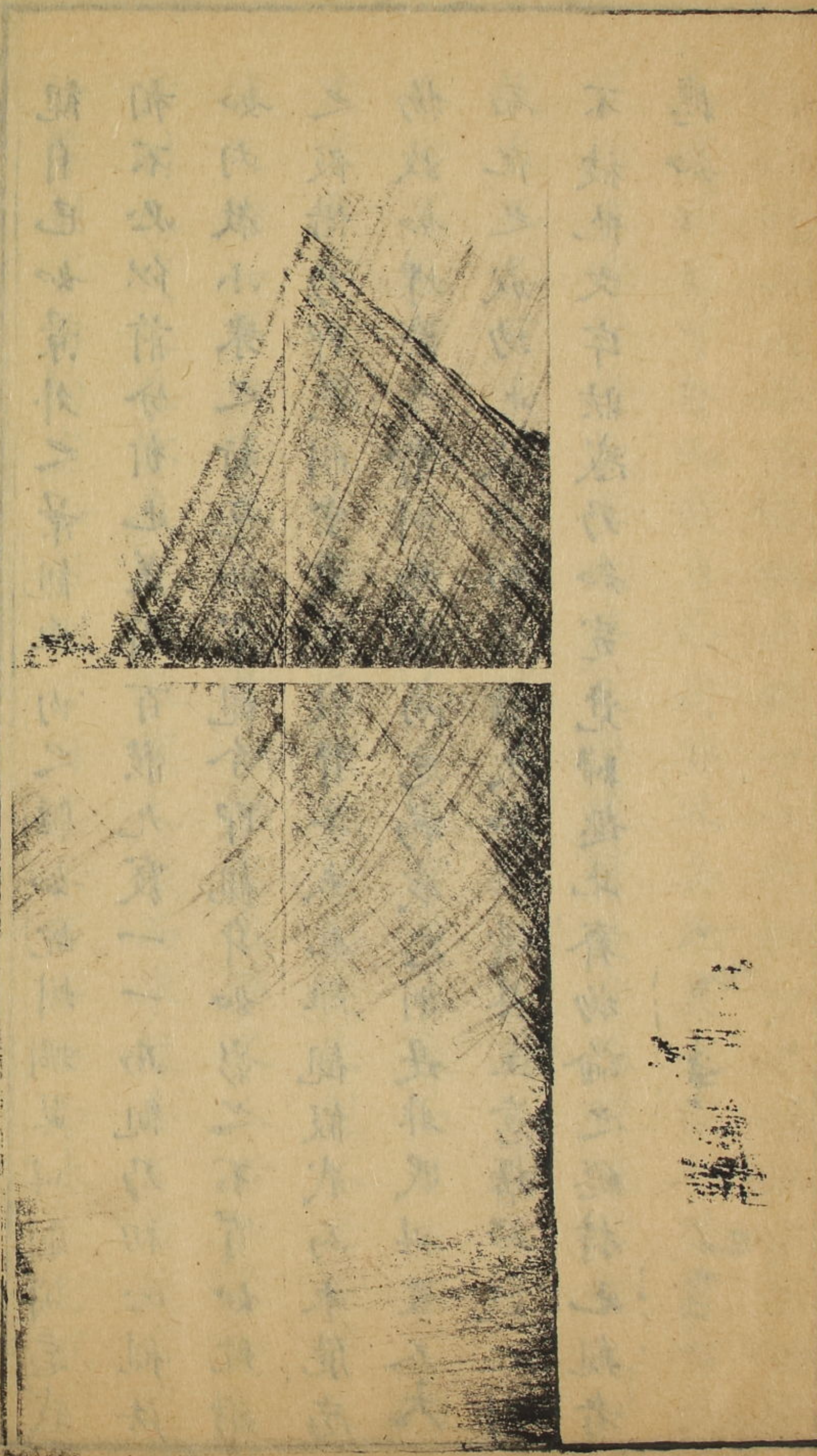
不○然○也○亦○無○辯○皆○付○之○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無○而○忽○有○曰
 相○待○而○鳴○是○非○辨○相○待○而○生○皆○化○聲○之○相○待○也○然○長○和○之○以
 風○次○萬○而○本○寂○是○非○分○出○而○本○虛○此○若○其○不○相○待○也○也
 天○倪○因○之○以○曼○衍○和○之○以○自○然○之○變○化○所○以○窮○年○也○也○優○游○卒○歲
 忘○年○忘○義○之○身○在○世○間○心○起○而○死○則○足○以○忘○年○了○無○人○我○彼○此○已
 于○無○竟○故○寓○諸○無○竟○無○竟○者○所○云○無○何○有○之○應○世○如○此○而○已○振
 曰○振○于○無○竟○栖○神○于○寂○寞○沖○虛○故○曰○寓○諸○為○動○作○皆○與○道○真○一○故
 無○竟○此○齊○物○論○之○究○竟○指○歸○實○際○處○也
 懸○山○云○下○文○總○以○形○景○夢○幻○為○結○以○見○真○實○之○工○夫○也
 罔○兩○之○影○外○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待○者○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所○待
 形○也

又○待○吾○待○吾○者○之○形○蛇○耐○調○翼○耶○如○蛇○之○耐○翼○之○翼○惡○識○所○以○然
 天○机○所○以○不○然○又○何○以○假○形○與○真○無○與○但○任○其○天○机○之○動○作○耳
 觀○此○身○如○影○如○蛇○耐○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喜○也○自
 綢○翼○則○我○執○自○破○矣○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喜○也○自
 喻○也○適○志○與○不○知○也○俄○然○覺○則○蘧○然○僵○卧○周○也○一○周○不○知
 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欲
 自○此○看○破○則○視○死○生○如○夢○覺○此○之○謂○物○化○一○物○化○者○萬○物○化○而○為
 萬○物○一○觀○自○無○是○非○之○辨○矣○此○之○謂○物○化○一○物○化○者○萬○物○化○而○為
 一○則○了○無○人○我○是○非○之○辨○矣○此○之○謂○物○化○一○物○化○者○萬○物○化○而○為
 則○已○盡○古○今○之○大○夢○也○由○是○觀○之○莊○子○之○學○不○易○致○也○非○特○文
 六○而○已

懸山云此篇立意以破我執為第一故首以吾喪我發端次
 內篇
 二十四

莊子齊物論
明忘我工夫要觀形骸是假一一看破于中認取真宰若悟
真宰則形可外而我自忘是非泯矣此其大旨也若未悟真
宰則舉世皆迷如在大夢之中縱有是非之辯誰當正之耶
縱有正之者亦若夢中占夢耳若明正是非必待大覺之聖
人即不能待大聖亦須各人了悟當身本來面目方自信自
決矣要悟本來真宰須是忘我然欲忘我先觀人世知夢是
非之辯如夢中事正是非者如夢中占夢之人若以夢觀人
世則人我之見亦自解矣難解人我而未能忘言若觀音聲
如響則言語相空如此則言自忘矣言難忘而未能忘我則

觀自己如景外之景觀血肉之軀如蛇蚺蜩翼此則擲忘我
相不必似前分析也蓋前百骸九竅一一而觀乃初心觀法
如內教小乘之析色明空觀今即觀身如影之不實如蛇蚺
之假借乃即色明空更不假費工夫也雖觀假我而未能忘
物故如蝶夢之喻則物我兩忘物我忘則是非泯此聖人大
而化之成功也故以物化結之如此識其主意攝歸觀心則
不被他文字眩惑乃知究竟歸趣此齊物論之總持也觀者
應知



養生主

真性者生之主也養生者養此而已世人但知養其形骸而不知養其真性以有涯之生遂無涯之妄念貪求不已殉名入刑何益之有哉故惟斷諸妄想依天理之自然不以外物傷已之性則生之理得矣生之理得則生死超然形盡而性

不滅薪盡火傳哀樂莫自而入其中乎
吾生也有涯而無涯有安何窮際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既已危殆猶自以為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即外端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辟之行也

莊子釋意
督以為經。而順天理之自然。以心為常。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慈山云養生之主。只在緣督為經一語而已。苟安命順時。順乎天理之自然。則遇物忘懷。超然世外。此養生之妙道也。
庖丁為之惠。君梁惠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漣而而下。砉然響然。用聲。奏刀騞然。進刀莫不中音。言有節。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樂成。此會也。樂文惠君曰。請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言先學乎道。乃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

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止。目不以神欲行。以神依乎天理。自然之機。緣理。有批音。大。疾。空。因其固然。技經也。肯綮。骨。肉。連。之。未嘗。其。未嘗。見。而。况。大。軼。也。骨。子。良。庖。歲。更。刀。割。也。族。也。更。月。更。刀。折。也。言。其。因。故。今。臣。之。有。間。而。刀。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子。其。于。遊。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不。斲。於。石。雖。然。每。至。于。族。筋。骨。盤。矣。見。其。難。為。林。然。為。戒。不。敢。視。為。止。他。行。為。遲。少。緩。動。刀。甚。微。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濤。瀟。滿。志。自。得。

在子釋意

內篇

二十七

莊子卷之九
意善刀而藏之。善拭其刀。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憨山云：庖丁喻聖人，牛喻世間之事。大而天下國家小，而日用常行皆是也。解牛之技，乃應用之術智也。刀喻本性，即生之主率性而行，如以刀解牛也。言聖人學道妙悟性真，推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如庖丁先學道而後用于解牛之技也。初未悟時，則見與世齟齬難行，如庖丁之初見全牛也。既而入道已深，性智日明，則看破世間之事，一一有自然之理，不見一事當前如此，則目無全牛矣。既能看破，則皆隨順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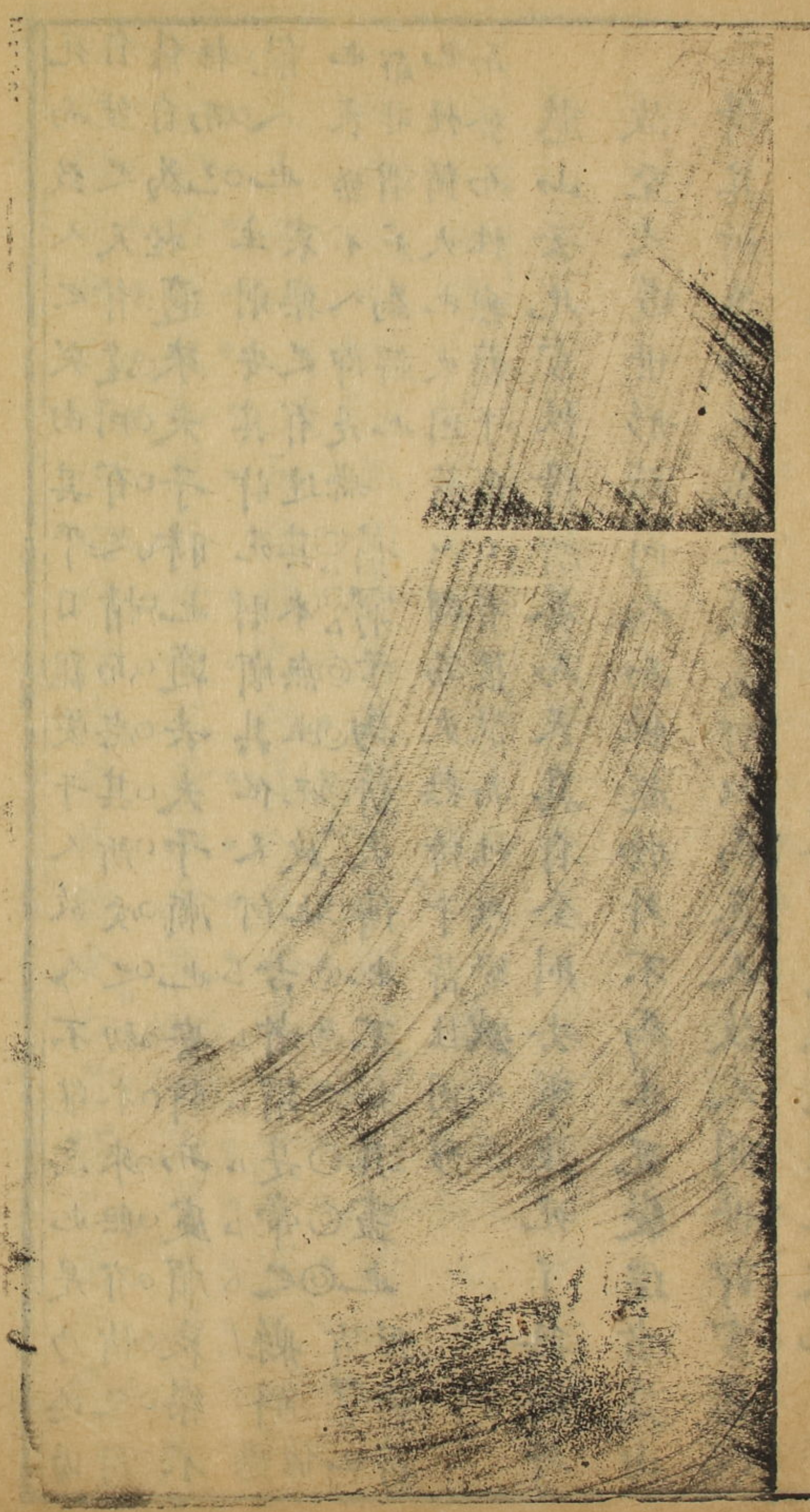
行無一毫難處之事，所謂資之未。一以順行無
奔競馳逐以傷真性，故如刀以之無傷缺也。以聖人明利之
智，應有理之事務，則事小而智巨，故如游刃而有餘也。若遇
難處之事，如筋骨之盤錯者，小心戒惕，緩之斟酌于其間，亦
不見其難矣。至人如此，應世又何殘生傷性之患哉？故結之
曰：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意在至人率性順理而無過中之
行，則性自全而形不傷耳。下文乃言不善養生之人。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此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
曰：天也，非人也。後自應之曰：此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

也。言人生皆天。是以知其天也。非人也。天使之澤。雉十步一豕。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右金也。澤雉多矣。故其刑也。不自知耳。而

老聃死。秦失同弔之。三號而出。言無哀切。弟子失之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吾言是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謂實無始也。吾以為其人也。乃有道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相合必有不斲言而

死而致人之哭。由其平日親愛于人。故人不能忘也。是乃逃遁。自天背違。固有其情。而忘其所受也。初本來無有情之所。係自為。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哀樂之有達其本。無生其化。又何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也。非謂不入。即是縣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薪。而性猶火也。火因薪以顯。而火無待于薪。性因形。而發而性無藉于形。有聚散而性無變滅也。形。愁山云。此言性得所養。而天真自全。則去來生死。了無拘碍。故至人遊世。形雖同人。而性超物外。不為生死變遷者。寔由。得其所養耳。能養性。復真。所以為真人。故人間世。即言真人。無心而遊世。以寬庖丁解牛之喻。以見養生主之效也。



人間世

此篇言處世者當遺名去智虛心以忘形安所遇之命順其自然而不以己與乎其間不可恃己之才智以與世為亢其引顏子諸梁顏闔者適亂國也使強鄰也傳凶人也皆借以明人間世之難處者耳操社以下恣言不材者得以免患未以楚狂之歌為結正明居亂世者不以有用為用而以無用為用始能自全即逍遙遊無所可用安所困苦之意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用自輕用其國而不自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

童子澤若蕉言以國比乎澤而死者民其無如也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嗣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謗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襍學道當專可襍亂襍則多多則擾則憂之而不救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于已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言自修不暇何暇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散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猶齊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實未達人氣薄而未達人名聞不爭未達人心雖不爭名而而隨以仁義繩墨之言

術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刑云往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自惡用而求有以異焉顯若汝惟無詔言汝有賢者王公必將乘人而關其捷勝也而汝目將熒之眩亂而色一言耳若王公必將營之也自救容將形之自屈心且成之將平之下邑口將營之也彼以成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反增順始無窮其惡也意而長其惡也若殆以不信厚言言深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拊曲身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

者克攻叢枝脣敖二國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且不能容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端謹其身以虛其心則可乎曰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達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通解云夫則陽氣充盛于外而揚其尊神采渙而不定在常人見之不敢違耳而自以為是因按抑人之所感以求盡其言而快其心謂之小學日漸之德且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訾毀歆然相得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直也

內直者與天為徒任其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皆天而獨以已言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耶不必彼之以我言為善為不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善我但直性而言之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擊跪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此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讀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政法方法太多而不謀受不能深察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惡可以及化不能使猶師心者也有未能忘已顏回曰吾無以進矣左子澤意內篇

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耶？言汝有心而
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自然之心為易，終與顏回曰：回之家貧，惟
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可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專，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
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聽止于
符，心與理合也。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此未發前，惟道集虛，乃虛
之。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時言未受教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教頓忘其已，可謂虛乎？謂虛乎？可夫
曰：盡矣。吾將語若。若能入遊其樊，中世網而無感其名，所動名

八則鳴，不入則止。相入則止，言無門無毒。不攻門庭，一宅而寓于
不得已，則幾矣。安始通，不得已而後應，絕跡無行地，難世處
處世而不着，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者，易以偽若，以真
形跡為難，是德性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忘形絕智，以
心應物，純是德性，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忘形絕智，以
用事安可以為乎？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忘形絕智，以
喻之，聞以有知者矣。未聞以無知者也。忘形絕智，以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此心虛之喻也。空虛則容，吉祥止止，其
無欲而靜，則悔吝全矣。夫且不止，是謂坐馳。若人心不止，夫狗
耳目內通而外，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通者返見，耳目
不用其妄，心妄知如此，則虛明寂照，是萬物之化也。我忘禹舜
與鬼神合德，而宜通矣。而况于人乎？是萬物之化也。我忘禹舜
左子澤意 內篇 三十三

之所紐也。伏義凡遠古聖之所行終身而况散焉者乎。

震川曰：以上格心即返聞之旨。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
者，蓋將甚敬而不急。使雖恭而不應，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
侯乎？動猶也吾甚慄之。恐誤國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也，以權成，以無成，其言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楚
必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焦勞若成若不成，任而後無患者，
無患乎？惟有德者能之。惟聖人處心吾食也，執粗而不減，不求
豐，無欲清之人。清涼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所發

吾未至乎事之情也。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
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此不能勝子其有以語我來。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法其一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
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
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自道焉，知其無
可奈何而安于命，雖哀樂更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
至而吾心不易，乃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
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

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也交近國遠則必
忠之以言遠則必忠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
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
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不信莫則傳言者歿故法言曰傳其常
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也禍且以巧鬪力者相格鬪始乎陽
猶喜常卒乎陰猶怒太至甚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
卒乎亂太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信常卒乎鄙詳其作
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由言乃是非所
實于失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風波則易取始奪故忿設無

由巧言偏辭念怒之作無他由于歎死不擇音氣息菲然于是
並生心厲氣息勃然于其死生不擇聲音而剋核太至則必
有不肖之心應之不知其然也此以刻核而不自知覺彼
核者推求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以然也故法言曰無
深刻之意任其常言過度益也者皆溢語之類妄也遷令勸
令無勸成任其自成過度益也者皆溢語之類妄也遷令勸
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後故事不宜速成當慮
惡成則不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然以遊
及其矣不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然以遊
于其間記于義命之不得已者以養吾之何作為報也作為
報命耶莫若為致命若命此其難者此非有德不能也

孟子

內篇

震川曰以上傳命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賈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大
 殺猶云與之為無方不以法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
 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順心莫若和
 也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為一形就而與之和不欲出且為聲
 出是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墮其反成心而和出且為聲
 為名為妖為孽其反生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
 聖無準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放蕩達

之八于無先順其意待其相信漸漸因汝不知夫鱷卿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
 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伐汝美以犯汝不知夫養虎者乎
 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
 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
 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盆盛溺適有蚤蚋
 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駮首碎膏僕緣依附也意有所至而
 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慈山云上言材能之累下言以不才全生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肖。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木耶。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于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幾于。乃今得之。幸而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特有用而。以我為無用耶。汝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也。弟子曰。趣取無用。無取則為社何耶。何故。又曰。容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特寄焉。非以為為不知已者。詭屬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亦無伐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全生。而以義譽之。全之。義稱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籟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

莊子內篇

內篇

三十七

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木紋旋，若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受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慕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如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名地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後祖之代者，取之，斲之，三園四園，求高明之麗，屋者斲之，七園八園，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求福也，天子有解祠，謂解罪之，以牛之白，額色不者，與豚之亢，鼻者，美不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沈之，絕于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

所以為大祥也

夫離疏者，支離者，謂其形也。忘形去智，既者謂之。願隱于臍，肩高于頂，會撮也。指天五管在上，俞六藏之兩髀，大為脇，挫鉞治，解如今之縫履者，足以糊口。鼓笑器，精也。未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間，不藏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真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人光支離其德者乎？釋自道形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道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功成，其天下無道，聖

莊子釋意

內篇

三十八

人生焉而今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刑莫之知載不知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止也當臨人以德其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草之有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言有山木自寇也以自伐木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懸山云人聞世云意初則以孔子為善于涉世之聖故託言以發其端而終以楚狂之歌意謂雖聖而不知止以發已意乃莊子真見處世之難如此故超然物外以道自全以貧賤自處而著書以見志耳

德充符

德充符者謂德充積于內而符驗于外也德充于內者離物欲外形骸與萬物為一如此則不求人而人自從之矣蓋德者人之所不能忘物之所不得離也故引王駘四子以明之然非絕情去智才全而德不形則無以充其德苟徒疲精勞神紛于好惡之域生且不可保矣何德之有哉此所以終援惠子之辯也

魯有兀者即介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

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
子聖人也。立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
吳假魯國。立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
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
矣。而不得與之變。不為死。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亦不
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然無假謂形骸之外。至真之道。超命物
之化。而守其宗也。守其宗。至道之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
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六根既忘。而遊心乎德之和。遊心于大

和元氣。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物人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為已。但為以其知待其心。其自已之心得。以其心得其
常心。不使其平。常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
止水。水人自就。心鑑惟止。能止眾止。惟其靜而止也。故能受命于地。
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松栢稟自受命于天。惟舜獨也。正幸
能正生。以正眾。生以正眾。生以正眾。生以正眾。生以正眾。生以正眾。
夫保始之徵。保始者。保其受命。不懼之實。乃其徵。驗不勇士。
一人。雄人于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
為天府。萬物歸一。直寓六骸。六假借象耳目。如幻。形一知之所知。
地。宰府萬物。歸一。直寓六骸。六假借象耳目。如幻。形一知之所知。
在子澤意。內篇。四十。

一念寂然而心未嘗死者乎死猶喪彼且釋日而登假遊同言
也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中庸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謂中庸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取與介其明日又與合堂同
席而坐子產謂中庸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
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也子齊執政乎
中庸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
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
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獨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

莊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中庸
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自任以不當存者寡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下羿之穀中中央
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世人履危機當禍人以其全足矣
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憐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
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
者也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道也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形
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子無多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

莊子釋意 內篇 四十一

矣。雖今來無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學道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恭謹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詼詭。奇異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天未全歟

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大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教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彼未常和而已矣。和之自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厭其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之無起世。而且雌雄合乎前。夫皆思。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授以閔。然而後應。泥而若辭。寡人醜乎。愧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

莊子釋意

內篇

四十二

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于楚矣適見純子食飲于其死母者少焉駒若目動皆棄之而走不見也馬爾不言母已也不得類焉爾類于前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此是運動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嬰資也訓轟大將之旗也資送則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明可也戰死無勇故不用之則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明可也本為天子之諸御不翦爪不穿耳形體全其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男御既娶妻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投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

貧富貧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人之變命天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皆性之具傷而不知不能規也求乎其始者也新由來故不

定以滑和故事變之來但了其本無不可入于靈府能入于靈府則心不使

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先○豫○者○悅○豫○通○者○不○滯○使○日○夜○無○卻○而○與

物○為○春○而○自○得○之○心○時○無○間○隙○是○接○而○生○時○于○心○者○也○接○物○應○機

與○物○俱○化○是○之○謂○才○全○德○性○流○行○無○一○外○物○傷○戕○其○性○其○何○謂

未嘗逆也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盛于下之平莫其可以為法也內保

之○而○外○不○蕩○也○內○定○而○外○不○流○言○性○靜○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從○中

功○修○而○後○得○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物○自○親○哀○公○異○日○以○告○閔

者○非○漫○然○也

內篇

四十三

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

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其脰也曲也支離也曲而無脰也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也曲也支離也曲而無脰也無脰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

而忘其所不忘而所不忘者德也此謂誠忘至矣昧之故聖人有所

遊聖人遊于大道之而智為孽智慧生約為膠膠固成德為接

以已得工為商而取利聖人不謀惡用智不斷惡用膠無喪惡

為接物工為商而取利聖人不謀惡用智不斷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也既受食于天又烏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人之形故羣于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起物外不以物

為事故無人眇乎小哉所以屬于人也尺形耳警乎大哉獨成其

世之是非起于物表而警然全其天德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人性本來惠子曰人而

無情何以謂之人非人類矣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

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

情也汝所謂情者有好有惡吾所謂無情者非木石言人之不

在子釋意內篇四十四

四十四

莊子釋意
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人但不以好惡內傷
恣情肆欲以求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言必養其口莊子
益于生之外耳。道體乃可有身莊子
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道也天也即生理
貌之中順之而不傷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
則身存矣無待益也。行則倚樹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與天
據槁梧而瞑而冷坐則據几而眠。汝徒以堅白鳴也
汝形賦以全德而
愍山云此篇以忘情絕欲以全天德其德乃充前已發揮全
德之妙故結以無情非人以盡絕情全德之意所以警俗勵
世之意深矣

大宗師

大宗師道也天地鬼神帝王賢聖皆得此以立故曰大宗師
然此道無為無形不可以有心求而衆人計得失分天人別
生死橫生意識烏足以知之惟真人而後有真知真人者道
全德備忘得失同生死渾然大化冥天人而無心自然者也
蓋人稟此無形之道而有生乃天命之固然非人所得與或
生或死為人為物總歸大化之中誰得遊之知物之不得遊
則與化為體而天與人實非二矣但人不能忘外則不能得
道故必外天下外物外生而後朝徹見獨身世都忘與物無

耦而後一念萬年入于不死不生夫死生者以起滅相對而
有也殺生者無繫生之情故不見有死生之者無斷滅之想
故不見有生是以將迎成毀任其交至而自然寧一也子記
四節申明忘生死無哀樂而與天為一之意也許由二節申
言道之自然與自然合道之意也終以子桑之安貧以明死
生貧富莫非命也此正天之所為人何必庸心于其間哉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謂真知妙悟也天者自然
他萬物大道全體之變故曰天之所為無非大道而為性故人
之所為知覺皆真宰至之知用之無非大道之妙用此自然
天人所合德乃知之至也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
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本有見聞覺知者由欲知妙性
昏迷于物欲不能盡其性全生以終年苟能去貪離欲即境
乃知之雖然有患此言猶是夫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
盛也夫知以待真悟則特為已悟者味可待也後有真知我
謂天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我
以天養天非離人用之外別有妙道蓋天即人也人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而受不雄成物先不暮士于事若
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失經心得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

在子罕意

內篇

四十六

不濡入火不熱。以情不能附物。是知之能登假。遐于道也。若此。真
之能造。道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妄想其覺無憂。無得其食不甘。
取給其息。深深已。寂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
而。言若哇。咽喉也。哇吐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蓋言。若哇。咽喉也。哇吐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脩然往來。輕疾之貌。出不忘其所始。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悟其本。其出不訢。其入不隳。脩
甚也。故此兩明之。
觀之。則自別矣。前云有患正恐未悟。而恃妄知為得者。害之
甚也。故此兩明之。
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脩然往來。輕疾之貌。出不忘其所始。

始。無生。本不求其所終。不見有受而喜之。亦不以忘而復之。待盡是
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心即道。一不以有心為助。天是之
謂真人。
憇山云。此節言真人遊世。不但忘利害。而且忘死生。故雖身
寄人間。心超物表。非真知妙悟。未易至此。欲人知其所養也。
若然者。其心志一作忘。其容寂。外定其顛。顛一作顛。廣大寬。
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人不知喜
怒。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
人。也。聖人無心御世。如所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

莊子釋意
內篇
四十七

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明于利害行名虛失已非士也亡
身失真。亡其身以非役人也。乃受役于人耳。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
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皆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
適者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與物而不朋。若不足。虛之而不承。非承與乎
自其然。其氣而不堅也。執其張乎其虛而不華也。不浮而
貌似喜乎。雖喜而不崔乎。下其不得已乎。非動于喜事也。已
其似喜乎。無心喜而崔乎。下其不得已乎。非動于喜事也。已
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容色日見其充粹而厲乎。整其似世
乎。警乎其未可制也。則外同警然高次不八于俗連乎之。束其似好

閉也。悅。瞞乎。忘其言也。外似好閉而不言以刑為體以禮為翼
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而斬盡眾私以禮
為翼者。所以行世也。順世以知為時者。不得已于事也。事起以
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于立也。岸道而人真以為勤行者
也。真人實無所勞也
慈山云。此節形容真人虛心遊世之狀。如此之妙。雖超世而
未嘗越世。雖同人而不羣于人。此真知之實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好與不好。一皆一應故其一也。一其
不一也。一皆歸于道。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

內篇

四十八

莊子卷下 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真若絕俗，離人勝大，今天人合德，兩不相傷。故不相勝必如方是真人。

憨山云：此節總結前知天知人之功，至于渾然一體，天人一際。然後任其天真，則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故天與人兩不相勝，必如此真知乃名真人。此豈可以強知妄見擬之哉？故下文皆勉人以學道之實功。

死生命也。此下發了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此物之實理也。何足以致胸中，願人有卓然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陽寒暑莫之故，惡者矣。此特

天而天非吾之天也。况吾卓然之天，不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人奉一人以為君，謂有君愈于無君，而情之所激，其可乎？反為也。故不惜為之，死况真君宰我之形。

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生死原非二理，若不可謂善吾生矣。一旦就化，無變任造物之所自然，此知之以至也。

慈山云此言人能悟此大道則萬物一體善惡兩忘如魚之相忘于江湖乃可謂知天知人天人合德而超乎生死之外

故在生無不善之者也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
密移雖天力亦為之變而常人不覺也
如地難小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
天皆不免于變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趣是恒物之
大情也
實際也故曰恒物之大情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
存乃聖人亦不得遊也
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攝生者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
乎
李元卓藏舟論云自物之無而觀之真常湛寂亘古今而不
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宏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
動之境了其不遷之宗故將塵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
地負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逝之地不知

莊子解意

內篇

五十

停燈者前燭非後燭此形者今吾非故吾雖欲執之而皆自
冥冥中去矣

夫道此下明萬物所係有情有信有實無為無形無名可傳而
不可愛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原本自天假借未有天地自古以
固存之建以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畫卦
太極推之向上更有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六合容先天地生而
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此萬道然稀幸古帝得之以挈持
天地伏羲得之以襲取氣母太極之異名維斗天之得之終古
不惑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之崑崙得之以襲北崑崙馮夷伯河

得之游大川肩吾之神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遊雲天

顓頊永德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北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瑤池

長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在箕尾

而比于列星大道無形在天為天在地為地在人為人為物為

皆存者

憨山云大道乃天地萬物神人之主今人人稟此大道而有

生處此形骸之中為生之主者所謂天然之性以形假而性

真故稱之曰真宰人若悟此大道徹見性真則能外形骸直

與天地造化同流。混融而為一體矣。下文言入道之工夫。

南伯子葵問于女鵠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

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不可。上惡是子，非其人也。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器而無聖人之道，無進道。我有聖人之

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

下，世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切近已外物

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生是命根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徹，忽然朝徹而後能見獨，不屬形骸。性見獨而後能無古。

今。悟一真之性，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了悟性真，超于

則見本來殺生者不死，既悟性真，則形骸已外，物累全消。生

者不死，形化性全，則與道冥一，而能造化羣其為物也。物苟不

之，道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

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慈山云：此道雖人人本有，既無生知之聖，必待學而後成。學

者須根器全美，方堪授受。授受之際，又非草率不可。速成須

守而教之，漸次而入，使漸上開悟。既悟此道，則一切處日用

頭，觸處現成，縱橫無碍。雖在塵勞之中，其心泰定常寧。人

君湛然不動工夫到此名曰櫻寧何謂櫻寧蓋從禳亂境緣
中成就故曰櫻而後成者也觀此言則莊子造道工夫皆從
刻苦中來非苟然也今人豈可槩以文字視之哉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此問聞之聞諸副墨之子文字副
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誦習洛誦之孫聞之瞻明明見瞻明聞
之聶許得耳心聶許聞之需役以踐需役聞之於謳歌以樂
於謳聞之玄真造于無玄真聞之參寥之廣大空虛道參寥聞之
疑始入于無始造也疑始道之至也造也
慈山云此即言聖人得此大道不無所聞蓋從文字語言中

有所發明以至動用周旋謳吟咳唾之間以合于玄冥參于
寥廓以極于無始至不可知之地如此深造實証而後已殆
非口耳而可得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
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為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
造物者以予為此拘也造物者有力壯哉能使我于大曲倮發
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也頂贅持天陰陽之氣有
珍其心閒而無事不以形駢辭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

將以予為此拘也。造物者既拘之，為我此形矣。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予何惡？浸假而使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報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矣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夫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懸山云：此節言真人真知形本無形，今既適有形，則為生累。故真人視之如癰瘡而不可愛，如影而不可執。如此則但任造化之所適，了無得失之心。故死生無變于已，所以安時處

順哀樂不以此所謂縣解者也。由此觀之，人人本來天然解脫，但人自苦于形累而卒莫能自解者，非天之過，乃人自結之耳。且夫天人之際，本來人不勝天，知之久矣。雖有此假形，吾有真用，又何惡焉？此其所以為真人者也。

俄而子來有疾，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此遊無怛化，將死之人，以驚倚其戶而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矣。』以汝為將矣。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蠃臂乎？子來曰：『父母于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翅也。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任化而善生。任化而善死。今大冶鑄金。曰。鑄曰。我且必為鏹。鄒大冶必以死。則為善。死而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言死而已。又如寐。生如覺。夜旦夢。子桑戶孟子反于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大無形。相為于無相為。大道無執。能登天遊霧。撓桃無極。遊于相忘。以生。生而無所終窮。無道。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居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

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迺其真。而我猶為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禮言不以檢。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世而立遊方之內者也。八世外內不相及。禮方外之人。以世俗之。而丘使汝往乎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與無形之造物者為羣。方且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混茫一氣之初。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癘復其無。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性。

莊子釋意

內篇

五十五

真而借四大以成形如託于同體與道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不
假託異物元非已有也託于同體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不
見內外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
為之業又烏能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也衆人之耳目哉子
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桎梏雖然吾
與汝共之漸遊方外而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
人相造乎道以水為命造生也魚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一作給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便是故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
道術無事而已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畸人也君子

矜自持是乃天之小
人則為入中之君子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
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曰壹
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之禮矣進于知矣不但知世
之所為進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不得今禮欲簡而
于知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悟不道不哀而不知就
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悟不道不哀而不知就先
不知就後坦然若化物以待其所不知化已乎形自視其
化中若忽然化為一聽其盡之而已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待其所不知化為一聽其盡之而已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也惡知不化之為化雖化而有不移而念
存

在子罕意
內篇
五十六

已○非○故○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耶○死○生○一○貫○惟○大○覺○方○知○吾
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形○雖○駭○動○而○有○且○宅○而○無○情○死○生○如○知
寄○宅○而○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而○隨○俗○是○自○其○所○以○乃○此○所○以○乃○如
非○實○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人○共○指○已○而○不
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人○共○指○已○而○不
無○定○本○無○可○執○乎○且○汝○夢○為○鳥○而○屬○乎○天○夢○為○魚○而○沒○于○淵○
當○其○夢○時○則○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不○知○今○之○對
魚○鳥○即○吾○也○乃○夢○中○之○魚○鳥○乎○夢○造○適○不○及○笑○則○適○者○稱○意○之○不
覺○不○可○分○則○死○生○亦○不○可○分○也○發○笑○處○則○安○排○不○及○笑○亦○不
獻○笑○不○及○排○此○如○人○誕○諾○獻○笑○不○至○發○笑○處○則○安○排○不○及
化○乃○入○于○寥○天○一○與○之○為○一○是○故○謂○之○真○人○孟○孫○任○真○者○也○天○而

天○為○徒○者○也○不
可○以○人○理○論○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也益○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
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黜○汝○以
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夫○眉
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夫○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
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
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之○道○可○成○以○隨
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

莊子內篇齊物論 五十七

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顏回曰。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仁義及人者曰禮樂治已者曰

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

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籟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

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言身世兩忘。物我俱空。則化則

無常也。言物我兩忘。則形神俱化。我為我也。而果其賢乎。丘也

請從而後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知其絕。晨飯

而往食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

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氣短促。歌詩而不任其聲。其子與

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

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慙山云。此篇所論。大宗師而結歸于命者。何也。蓋以已為有

道之士。生斯世而不見知于人。至于貧困自處。豈天有意使

我至此耶。然而不見知于時者。蓋命也。此則其立言之微意。

乎

應帝王

此篇首言帝王之治當無心順物因其自然也次援壺子之
變化莫測由于無心以明帝王應世亦猶此耳後言治天下
者雖不廢智謀名事而惟因物付物不勞乎已如鑑虛明終
日應物而無心焉則神不疲而世自治矣此即道選篇中所
云至人無已神人無功物莫之傷不官弊之焉以天下為事
者也終之以渾沌之喻渾沌者不識不知無視無聽此樸素
之始而大道之真也鑿之而死則聰明出大樸離大道隱而
天下亂矣

鑿缺問于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鑿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今乃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非人，天也。猶是人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自得也。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忘我其知情信，悟性真，而其德甚真，偽無人而始入于非人，俱化也。非有意，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音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入于天，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義以己立，常用，孰敢不聽而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猶涉海鑿河而使豕負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豕負山也。言勞而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而施之于民，確不勝任。

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為其所不能，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于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豫者，從容安詳之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合也。厭，不欲也。則又乘夫莽眇之鳥，道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大道以處壑壤之野，無涯也。汝又何帛為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于此，嚮疾敏疾，彊梁為也。勇于物，徹事物，疏

莊子釋意

內篇

六十

明。明。通。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聖。人。也。胥。
易。如。胥。徒。更。技。係。所。為。藝。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獲。
徂。之。便。也。執。繫。同。之。狗。執。狸。來。藉。也。以。繩。係。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陽。子。居。處。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益。天。下。而。
似。不。自。己。化。貸。與。人。萬。物。而。民。弗。恃。不。知。有。莫。舉。名。有。功。而。不。
便。物。自。喜。得。使。物。皆。自。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可。得。釋。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欲。預。聞。列。子。見。之。而。心。醉。如。醉。之。
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
死。日。也。

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我。教。汝。但。未。既。其。實。木。既。其。而。固。得。道。歟。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待。物。有。雌。雄。乃。能。生。卵。以。此。人。有。心。對。
相。何。從。而。而。汝。以。道。與。世。充。必。信。必。求。夫。故。使。人。得。而。相。汝。不。
忘。已。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也。馬。見。濕。灰。
面。如。馬。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
死。心。于。至。萌。乎。不。震。萌。芽。不。正。一。于。靜。也。動。是。殆。見。吾。杜。也。止。德。
靜。之。地。萌。乎。不。震。萌。芽。不。正。一。于。靜。也。動。是。殆。見。吾。杜。也。止。德。
機。也。故。謂。我。必。死。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

內篇 六十一

莊子齊物論
矣。我見其死而復。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御吾示之以天壤。
名實不入。一性也。存也。機發于踵。照用如重。陰之下。而陽初起。
動故云。是。殆。見吾善者。机也。善者。初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天壤也。是。殆。見吾善者。机也。善者。初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予之先生不齊。恍惚。顏色。不精神。吾無得而
相。馬。試。齊。且。復。相。之。行。復。相。之。一。定。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御。
吾。示。之。以。太。冲。之。虛。莫。勝。不。言。動。靜。也。是。殆。見。吾。衡。也。平。氣。機。也。言。持。
心。動。靜。不。二。故。氣。機。鯁。鯁。也。深。泥。也。魚。之。審。也。為。淵。淵。乃。止。
亦。和。融。而。不。則。也。機。鯁。鯁。也。深。泥。也。魚。之。審。也。為。淵。淵。乃。止。
此。喻。至。靜。即。止。水。之。審。為。淵。即。止。水。之。澄。清。萬。象。斯。鑑。流。水。之。審。皆。
初。之。淵。也。水。雖。動。而。水。性。湛。然。不。動。此。天。喻。之。觀。也。靜。即。靜。而。淵。音。
楷。為。淵。動。靜。不。二。平。等。安。心。即。後。太。冲。莫。勝。止。觀。不。二。也。

有九名。此處三馬。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
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矣。壺子曰。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者。虛無大道
無有。了無動靜之相。吾與之。虛而委蛇。也。隨順。不知其誰何。季咸
也。因以為弟。類靡。因以為波。流無任也。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
為未始學而歸。進修三年不出。專一夫。為其妻。爨也。忘已。食豕如食
人。忘物也。總是不。于。事。無。與。親。于。事。雕。琢。復。樸。塊。然。不。識。不。獨
以其形立。紛而封哉。散其一以是終。其終也。
懸山云。此因上言明王立乎不測。以無為而化。故以壺子之

莊子齊物論 內篇 六十二

神明不測如此乃可應世可稱明王也

無為名尸。當忘名。無為謀府。當無心。無為事任。當順應。無為知主。為智巧之

主體盡無窮。化無有窮盡也。而遊無朕。于一念不生之地也。盡

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但自盡其所受乎天者全體亦虛而已。

言不可一毫有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故能

勝物而不傷。

然山云至人以下二十二字莊子之學問作用也內篇之意已盡于此矣學者體認亦不必多只在此教語下手則應物忘懷一生受用不盡此所謂逍遙遊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

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

渾沌死。此識想日生天真盡喪之喻

然山云儵忽一章不獨結應帝王一篇實總結內七篇之大意言人之不得逍遙而傷生失性者皆智巧之過也此雖寓言實是救世愍迷之心豈可以文字視之哉讀者當見其心可也

